

资本与地方性知识：传统乡村社会的当代调适

——以道明竹艺村为例

袁曼琳¹

（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当下，城乡互通、资本介入（包括知识要素等）是乡村振兴的必要实现方式。竹艺村在外来资本的打造和影响下，逐步从传统村落向现代村落转变。同时，村民如何发挥自身主体性去参与和应对这场转型，是维护和实现村民利益所必须解答的问题。

【关键词】：资本下乡 乡村振兴 现代性调适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崇州市道明镇竹艺村，于2018年4月正式开村，并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当地村民人均收入的明显增长、产业结构的明显转变，吸引了从游客、到媒体再到政府层面的多方关注。竹艺村的打造，其实是以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导、借助“资本下乡”（附着技术、人才等要素）为主要方式，从而对传统村落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过程，是一场“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在竹艺村，这场变迁并不单纯地表现为外来资本对农村场域的单方面侵占，更多表现出的是资本与地方性知识的交互与博弈，原居民主观能动地在这转型中加入着自身的意图。

因此，在描述竹艺村在当代调适中的过程和方法的基础之上，本文将力图更加关注此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行动主体——原居民群体，探究他们与资本下乡的互动关系。作为竹艺村“地方性知识”的拥有者和表达者，唯有将原居民在这转型过程中的表现及原因探究、利用清楚，才能够节省外来资本的下乡成本，避免在转型期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1 资本下乡：历史的必然

首先，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对农村发展来说也不例外。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充分表明，传统村落因其资源相对贫乏、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单凭自身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长足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所鼓励和倡导的“城乡统筹发展”“城乡要素互通”势必会将传统村落所缺乏的资本要素引入进来。2017年，竹艺村当地政府主动作为，引进外来公司，并开发“竹里”项目，是资本下乡的缘起。

其次，则是资本的趋利性所致。作为其内在本质属性之一，资本要素会自发从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流动，从而追求利益最大化。竹艺村因其便捷的地理位置、突出的文化特色，以及在政府部门主导下打造成为旅游景区，必然会吸引大量资本流入竹艺村。

再从竹艺村本身的情况来看。在竹艺村打造之前，当地农村实际上已走向衰落，并表现出同其他乡村衰落几乎相同的特征：

¹**基金项目：**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基于村民视角的成都乡村振兴研究——以道明竹艺村为例”（编号：2019Z35）。

乡村经济发展停滞、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导致的农村“空心化”、乡村共同体解体、乡村公共服务设施落后。在竹艺村，几乎所有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至西藏、浙江等地打工谋生，曾经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竹编，早已不再足以支撑一个家庭的经济开销。年轻一辈外出求学后，少有返乡意愿的，基本都是在外工作、成家，村里只留下老人、妇女和儿童；同时因人口分散，导致村庄关联度变低，当地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参与度较低，没有村庄集体活动，而相较公共事务，村民更趋于关心自身利益；村庄基础设施薄弱，缺乏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可以说，整个竹艺村是处在一个传统村庄日趋解构，新的村庄共同体未建立起来的状态，另一方面，这种状态恰恰也为传统乡村的重构提供了条件。

2 竹艺村模式的“资本下乡”

作为非行政村的竹艺村，若按照地理位置的划分，可理解为由几个自然组重构起来的名誉村，并随着村庄的发展而扩大；若是从“外来资本推动传统乡村社会进行现代性调适”的角度来看，竹艺村更像是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就是依托当地特有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将原有的传统村落“有计划地改造”成现代性居住群落。

竹艺村模式的资本下乡，较之以往出现在我国农村地区的资本下乡现象，存在较大不同，后者的下乡资本更多是集中在农业生产领域。“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大规模转入农地从事现代农业生产活动，即所谓的资本下乡。”“地方政府引进各种城市企业集中租赁农民的承包地，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或从事各种高投入、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资本下乡’”。在竹艺村，土地已基本流转至土地合作社，农民已基本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下乡到竹艺村的资本，并未涉足农业生产领域，而是引进较传统农村社会未曾出现过的全新业态，包括住宿、餐饮、文创展馆等多个领域。因此，竹艺村的资本下乡，是外来资本，加上由资本要素天然附带上的技术要素、知识要素、人才要素等，对竹艺村的生产结构进行重构的过程。这也是与之前所定义的“资本下乡”的最大不同。这种不同，恰好也反映了资本下乡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过渡的变化趋势。

竹艺村资本下乡的实现，同样也是知识机构、当地政府和资本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缺一不可。从最开始当地政府的推波助澜到知识机构提出打造“竹艺村”，再到因修建“竹里”而正式引发的竹艺村打造，三者的共性在于，它们皆为外部力量，也恰好印证了“中国农村发展向来不是以个体理性和市场机制来完成的自主性发展，长期以来国家推动的强制性变迁构成了农村发展的基本规律，国家系统的组织与动员是制度变迁的核心机制。”

资本进入竹艺村后，以房屋要素为核心，对当地产业结构进行重构。当地 13 户原居民将房屋出租后交给公司打造，公司依据对竹艺村的整体定位，招募新村民入驻，引进了餐饮、住宿、娱乐场所等全新业态，使得竹艺村逐步从传统村落向旅游景区进行转化。

3 资本与地方性知识的交互

3.1 资本借助地方性知识，减少融入成本

实现资本与地方性知识的良性互动，几乎成为资本成功下乡、传统村落成功进行现代性重构的必备条件。在竹艺村这块场域中，外来资本同样不得不借助地方性知识，逐步渗透、浸染这块传统农村场域。这种借助表现在通过乡贤加强与原住民的沟通、利用传统农村人情世故、民风民俗增进与原住民的情感链接等方面。

访谈一

任 X：胥 XX 是我们和村民的纽带，比如我们去巡村，比如看招牌、布置这些，村民会觉得我们凭什么管他们，但是胥 XX 去说就不一样了。还有村里的红白喜事，我们也会去赶个礼。像谈房屋出租的事情，也是土地合作社去谈，一是村民比较信任，二来语言表达也比较适合他们。

3.2 资本与原住民始终保持着一一定距离

资本对竹艺村并非全盘重构，而是局部重构。虽则原住民对外来资本经历了从质疑、排斥逐步变为接受的变化过程，但事实上，原住民与公司、新村民之间始终保有一定的距离。主要表现在，第一，新旧村民利益分割清晰。原住民仅收取房屋租金，而房屋改建后的运营收入归新村民所有，与原住民无关；第二，新旧村民之间的相互来往并不频繁，原住民迟迟无法将新村民完全纳入自己的情感和认知体系中，更多的只是在地理位置上的共存关系。

但恰好正是这种距离，为原住民主动回应“资本下乡”，进而避免被外来强势资本挤压至“边缘化”提供了条件，使得原住民有空间和主动权自行开设餐饮、住宿、文娱等业态，从而参与到这场“资本下乡”变革所带来的机遇中。

3.3 资本下乡影响下的竹艺村

首先，随着资本、知识、人才等要素的进入，原有生活生产方式、思想观念、社会结构等方面势必会产生向“现代性”转变。这主要表现在法治观念的逐步形成、公民意识的逐步建立、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劳动技能需求多元化等方面；但同时，传统农村社会喜好稳定保守、“差序格局”、长老统治、生存技能相对单一化等却依然常见于竹艺村原住民群体。同时，原住民在这场资本下乡运动中的边缘化趋势也值得注意。

（1）村民的相对“被边缘化”。有不少学者对“资本下乡”表现出许多担忧，他们认为，“资本下乡使得农民更加弱势，处于极为不利的条件。特别是资本下乡与部门下乡结合在一起，往往腐蚀了部门，套取了项目资源，形成对农民剥夺的联合之势。”这种提法，显然只是把村民看作被动接受的一方，完全忽略了村民作为主体对“资本下乡”采取的积极回应。实际上，在竹艺村“资本下乡”的过程中，原住民并非完全被动接受着“自上而下”的安排，而是积极发挥着主观能动性，加入自己的各种目的和意图。例如，村民会顺着“资本下乡”之势，自发形成一定的经济行为，集中在餐饮、住宿、竹编销售等领域，实现了一定的收入增长。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资本与传统乡村两套话语体系的对话中，原住民势必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除开竹艺村一部分新精英群体以外（以当地新兴的竹编大户为代表），其余大部分村民正遭受着“被边缘化”的趋势。毕竟，在这场重构过程中，竹艺村能提供的资源，集中在土地、房屋等对知识技术要求较低的领域。就连当地居民引以为傲的竹编技艺，也因相对缺乏现代设计理念，无法成功融入现代市场，同样需要依赖外来技术、知识乃至资本的引进，来实现竹编的现代审美和制造的转型。

实际上，竹艺村村民目前生存技能相对来讲十分单一，绝大多数村民的支柱收入为外出打工，竹编收入占比甚小。只是随着竹艺村改造后游客的到来，多了一些餐饮、住宿等方面的收入，而这些行业所需技能相对简单，属劳动密集型行业。甚至这部分的收入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动地依赖于旅游景区开发程度的好坏。例如，当地自发成立的集体经济组织——旅游合作社，就在尝试带领村民自主致富的道路上遭遇挫折。村民所能提供的知识、技能，以及能够开拓的市场完全无法与外来公司所能提供的相提并论。集体经济组织近乎半路夭折，无疑给村民自主性带来打击。

于是，在竹艺村改造过程中，如何在尽力保持自主性的同时，顺利接受、适应“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环境发生的现代性转变，才是原住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

（2）竹艺村原住民的法治观念依旧单薄。目前在竹艺村出现的矛盾纠纷，几乎全部都是由乡贤、村委会出面解决，还没有出现过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的矛盾冲突。这当然与原住民生活自由相对匮乏，矛盾冲突基本局限在获得更多生活资源有关。于是，把纠纷问题选择在村庄内部进行调解已经成了他们约定俗成的习惯。但随着资本的介入和基于业缘建立起来的社会链接的增多，那种依靠基于血缘、地缘建立起来的人情社会的处理矛盾纠纷的方式，势必不会再奏效。然而，竹艺村举办的法律知识讲座时村民参与积极性并不高，这与他们没有意识到法律知识的实际用途有关。

访谈二

任 X：我们搞过很多免费的公益活动，比如法律专家普法活动，但村民参与度不高，我们觉得可能要给他们带来了经济效益，他们可能会比较愿意参加。

法律意识的单薄同样表现在竹艺村房屋租赁谈判过程中。作为竹艺村改造最为关键的环节，有相当数量的原住民并不愿意将房屋出租给公司，理由有二，一是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即是基于地缘、血缘而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二是担心租期满后房子收不回来。

访谈三

课题组：15 户原住民谈房屋租赁，是谁介入的呢？

胥 XX：是政府介入的，我参与到了这个过程。谈的话，主要是涉及到一个谈价的过程。

课题组：原住民都关心什么东西呢？

胥 XX：前期做工作很有难度，我当时经常 11 点、12 点还在村民家里做工作。一个就是租金价格问题，第二个就是他把房子租出去，交给政府、公司管理十年、二十年之后，觉得会收不回来，觉得改造这个房子，就是把他撵走。这就是最大的难题。

课题组：像村民不相信合同，我的理解是他们毕竟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

胥 XX：对，对村民来说，租金多点点还是其次。他最担心的是合同期满后房子收不回来。

访谈四

课题组：王叔，你又没把房子租出去，主要收入还是打工嘛？

王叔：他们为了这个房子，不低于跑了 30 转（次），意思就是给你做思想工作，喊你把房子租出来。我跟他说，我的房子是不租不卖的，你们竹艺村要整嘛，我支持你们工作，我的房子不租的，我要养老的，晓得不。

课题组：要是能够挣更多的钱，你们愿不愿意去城里头生活嘛？

王叔：再多的钱嘛，我是这儿土生土长出来的，还是不喜欢走嘛。城里头住，隔壁砰一声把门关了，隔天找他，人家认都认不到你，理都不理你，是不是嘛，他要防备你一下，害怕你是小偷，晓得不。

实际上，在 15 户原住民把房屋出租给公司运营之后，便没有新的原住民再将房屋租赁给公司。相反倒有几家原住民在见到竹艺村村容村貌改观之后，借助机遇，自行出钱打造将房屋进行改造，做成民宿、茶室等文娱场所。传统农村人根深蒂固的、对于土地和房屋的归属感以及法律知识的单薄在竹艺村原住民的这次房屋租赁改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3）长老统治的弱化

访谈五

课题组：谈房租的时候，家里都是老年人还是有年轻人在场？

胥 XX：家里成员都要在，都要认可。作为农村人来说，为什么我之前强调老年化呢，农村人的概念是，老的说了算。现在的年轻人的想法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年轻人还是要和老年人沟通，老年人的意识还是有点转变不过来。

课题组：现在有没有年轻人影响老年人思想的事情？

胥 XX：现在就是这样的了。甚至说是在家庭事务上，少数几家是老年人说了算，大多数是以年轻人为主了。

从家庭中的大事都是老年人说了算数，年轻人只能顺从；到目前随着竹艺村的发展，权力有朝着依据个人技能、文化程度来进行分配的方向发展，年轻人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3.4 公民意识相对欠缺与乡村共同体的逐步建立

村民的公民意识和乡村共同体的建立实际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公民意识形成实际上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内涵在于平等意识、权利意识、义务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建立。然而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使得在传统农村社会中，私人道德观念会占据主导地位。在课题组调研过程中，采访到了一位熊姓大姐，就收取停车费一事与我们抱怨许久。她十分不认可村上不让她在自家前面开停车场收取停车费的行为，实际上停车区域的划分是根据竹艺村的整体规划来进行划分的。熊大姐基于自身利益否定集体规划，是“差序格局”意识的直观表现。

当然，随着乡村共同体的逐步建立，村民会更多地关注村庄建设，从而有助于其现代公民意识的形成。竹艺村打造之前，村民之间几乎没有公共社会活动。打造后，一方面因为大量的外界关注，让村民对竹艺村产生了认同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在乡贤带领下，举办了数次集体活动，村民产生了参与和讨论村庄建设的自主性，这有助于乡村共同体的逐步建立。

访谈六

课题组：那从你的感受来看，开展了这么多村民集体公共活动，村民更团结了，凝聚力更强了？

胥 XX：这个是肯定的。像以前，村里的事情，很多人都觉得跟自己没关系。现在村民要过来打下招呼，以前哪个来招呼你呢，你家的事，跟我无关，这样的。

课题组：即便是在建设竹艺村之前，村里也有公共事务啊，村民也不是很关心么？

胥 XX：说真的，摆龙门阵都是说东家摆西家这种。他们以前摆的这些龙门阵，可能会发生一点口角，伤到这家、伤到那家，扯起就是一嘴。现在不至于这样了，现在都想的是怎么做点事，怎么去挣钱，不去摆东家长、西家短的了。

3.5 农村空心化的相对减弱

借由资本下乡所带来的，是竹艺村农村空心化的相对减弱。90 后肖 X，就是竹艺村年轻人回流的一个代表。但这种趋势目前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在课题组对竹艺村 35 户原住民家庭进行入户访谈后了解到，只有 4、5 户居民表达了乐于号召家中年轻一辈回乡发展的意愿，而真正回到竹艺村发展的年轻人其实数量有限，并没有形成回乡的潮流。

乡村振兴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号召年轻人重新回到乡村发展，遏制农村空心化的趋势。然而，年轻人目前普遍接受的

现代知识教育，其所学在传统农村毫无用武之地，又如何吸引他们回归家乡发展？资本下乡所带来的产业结构改变，将第三产业引入竹艺村，恰好能为劳动力向除开第一产业的其他行业过渡提供了条件，也为年轻人回来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毕竟，使“这地区农民富裕起来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只是年轻人返流并不意味着只让原属于竹艺村的人回流，而是让所有愿意来到竹艺村发展的人都可以来到竹艺村。这才是对填补农村“空心化”的正确理解。

总而言之，在这样复杂的互动博弈中，竹艺村目前离完全理性化、现代性的社会共同体建构尚有一段距离。即便已受资本下乡的影响，其社会链接方式却更多的依然靠着血缘、亲缘、宗族缘的关系进行。完全现代、理性化的村落社会的建构，只能随着竹艺村这块场域更加透彻地融合于城市，人口交往、流动更为频繁才有可能发生。

4 资本下乡：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竹艺村的“资本下乡”，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对当地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乃至对人的重构过程，是使传统村落逐步向现代性空间转变的机会，也是倒逼原住民进行自我革新的机遇。而生活于其中的人，则会表现出优胜劣汰的关系，毕竟资本的残酷性和趋利性，导致其只会筛选出更适合于这个空间的人群生存和发展。客观而言，如果原住民不直面挑战，则很可能被边缘化。但如果一味人为地规避资本下乡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原住民应该更多看到的机遇，不要将资本视为对自身的驱逐，而需要开放性地接纳和改变。事实上，这种（下转 P204）（上接 P203）迭代性的转变已经在竹艺村有所呈现，老中青三代之间的变化，可以反映出整个竹艺村的现代性迭代。事实上，目前竹艺村出现的新精英群体，恰好与其和资本下乡的融合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他们迎合时代发展，借鉴先进的设计、管理理念，采取和多方合作的方式，从而成为当地的竹编大户已是不争的事实。

针对这场重构，在政府或资本层面，则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原住民转型过渡期的利益，在帮助其更好地融入日趋资本化的社会环境的同时，顺利地完竹艺村从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性社会的过渡。具体说来，第一，要做到资本与地方性知识持续的良性互动，充分利用传统资源节省资本下乡的运行成本，提升运行效果；第二，从原住民的利益来看，需要加强对他们的现代性教育，提升他们的知识技能，尽量避免落入被“边缘化”的境地；第三，处理好老一辈原住民的养老问题，顺利完成老人在转型期的过渡。

参考文献：

- [1]张良.“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公共性建构[J].中国农村观察,2016(03).
- [2]周飞周,王绍琛.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5(01).
- [3]陈靖.村社理性—资本下乡与村庄发展[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9).
- [4]陆文荣.部门、资本下乡与村庄再合作——基于村社自主性的视角[M].上海社会科学院,2012.
- [5]费孝通.小城镇四记[M].新华出版社,1985.
- [6]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1(02).